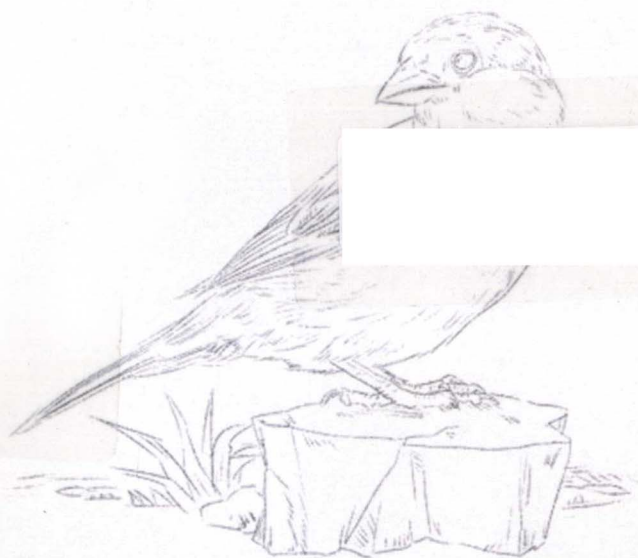


晋江星光小说文丛

麻雀案

许谋清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晋江星光小说文丛

麻雀案

许谋清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雀案/许谋清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11
(晋江星光小说文丛. 第1辑)
ISBN 978-7-80719-915-1

I. ①麻… II. ①许…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225 号

麻 雀 案

许谋清 著

责任编辑 王顿顿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 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中闻集团福州印务有限公司 邮 编 350001

厂 址 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33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9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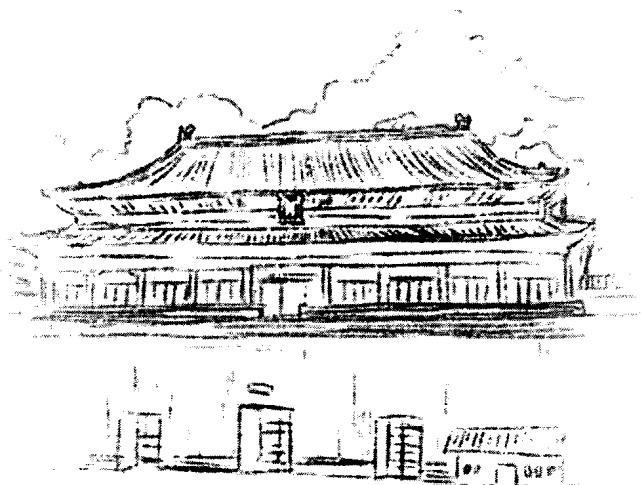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阿阔的城门·····	3
补冬·····	45
蚝壳土屋	
——海土：1979·····	65
挂着落地窗帘的客厅·····	137
孩子·大海·太阳·····	157
老货仔的街·····	175
绿魂·····	213
麻雀案·····	233
人瓜之谜·····	249
女儿贼·····	277
三片绿叶·····	295
鼠牛虎兔龙蛇·····	311
外婆祭·····	335
消逝的名画·····	355
祖屋的门·····	375
后记·····	431

阿阔的城门



阿阔的城门

阿阔为一张地图狂，所有的人都那么说。

人都叫他大傻子的阿阔。他和人尖子阿臭，一母所生，却是脾性各异，分家独过后，又合盖了一幢石头房子。盖石头房子是阿臭的主意。他说，石头房子万年古远，有白蚂蚁蛀木头房子，没有什么蚂蚁蛀石头房子。盖了一层，没钱再盖第二层，就停住了，又急着要住怎么办？这里的规矩，要盖房子动土得先敬土地公，盖好房子又得谢土，也就是答谢土地公，得办几桌也请请客。没钱盖了还得花钱，还是省下吧。要搬家，就得偷搬。看好日子时辰，一般都是卯时，偷偷地搬进去，没让土地公知道。那老头可能睡懒觉，乡下人比土地公勤快，起得比他早，他们和神的关系也搞得挺幽默。两家人，按尊长排队进新房。走在前头的是阿臭，挑着鸡笼，里边有母鸡和小鸡。第二个是嫂子，抱着摇篮竹椅什么的。这都是老规矩，阿臭以为阿阔明白，不用教，可阿阔没人教他就不明白，不明白就惹阿臭生气。

阿阔偏偏抱了一个旧镜框，那里边装着一张已经有点残破的北京地图，而且还把它摆在厅桌上，那是摆土地公的地方。阿臭一看就急了，哥俩吵了起来。阿臭说阿阔净办一些没卵的事。阿阔才不点儿的女儿娟娟不让爸爸和伯伯吵，阿臭竟一下

把她推开了：死女子，大人的事你插什么嘴。当然，同时被推开的还有阿臭自己的女儿惠珍，她在小辈里边是头大的。娟娟小，伯伯平日里最疼她。她还要说：伯伯你不知道，这可是我老爸的宝贝，这是他的金不换。阿臭有气，金不换？你乘金子吗？有金子先打一个金土地公来给我看看。惠珍给叔叔递眼色：别理他爸。四个大人，一群孩子，惠珍夹在中间，她是半个大人。阿阔并不和他哥一般见识，咧着一张大嘴傻乐。两人的女人都拽着自家的孩子，不让他们掺和。这两个家能够住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两个女人不掺事。阿臭比较尖，阿阔比较憨，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一天，阿臭中了邪，或者是阿阔碰了他哪根神经。阿阔让着阿臭，阿臭的嗓门就越来越高。阿臭肯定是忘了他们是偷搬，要是吵醒了土地公跟他老人家怎么说？倒是把天吵亮了，母鸡已经带着小鸡在新房子门口觅食。

一班邻居来给他们劝架，圆头还带来一瓶番薯酒，大头龙带来一小布袋带壳的花生。有人说，阿臭知书达理，有人说，阿阔傻人有傻福气，说的都是哥俩的好话，说阿臭的好话帮了阿臭，说阿阔的好话帮了阿阔，这场狗打架就接着打下去。阿臭有一盘子理，他也是认字的人，还写一笔好字，过年的时候，帮邻居写大门联，乡里人说他肚子里有墨水。阿阔读书的时候闹“文革”，他读的书没有他哥多，可他到外面闯荡过，不像他哥死守着这片土地。等他哥说完了，他就说了：我生在这乡里，知道一辈子歹命，咱这达人去番的去番，没去番的就得理死锄头把。偏巧“文革”时让我上了一回北京，我这辈子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别人没去过北京我去过北京。我进过天安门，告诉你们吧，天安门那个大红门有一招厚，你们不知道吧。圆头说：瞧瞧，说说就没谱了，哪有门一招厚的？阿臭得

了理说：他就是成天说梦话，有一招厚的门，你搬来让我们看看。圆头你说说：这世界上有一招厚的门吗？大头龙给圆场：一样母十样兄弟，我看咱们怎么争也不行，我倒有个主意，咱们猜拳喝酒，今天阿阔能赢，我就信他的，阿阔要是不能赢，我就先不信他的。乡里人解决问题就是乡里人的办法，于是他们猜拳喝酒。第一拳阿阔输了，他把那杯酒拿过来要喝，大头龙抓住阿阔的手：你喝海水长大的啊，不懂咱们这的规矩？阿阔说：现在镇街上都是输的喝酒啊。阿臭又说：他又说梦话。圆头说：咱是乡里人，咱还是按乡里的规矩，输拳喝酒，这不便宜你了吗？阿阔笑笑，把那一杯酒放在桌上。那场架最后谁赢了，谁也说不清楚，邻里就都和稀泥，嫂子大风和弟妹阿妹就分别把两个男人拉回自己的屋里去，都怎么劝说谁也不知道，反正过后，厅桌上服侍着土地公，阿阔的镜框被挪到边角上去了。

阿阔脚野，阿臭埋怨他妈，小时候没在他脚上拴根红绳子。

阿阔记得，他是个半大小子时，就一直有出远门的愿望。他瞒着阿臭，搭部队的车，出了一趟远门，去泉州，50里地。大卡车，敞棚，就扶着车头站在车斗里。风猎猎吹着，一头乱发翻滚，敞开的衣服也哗哗响着，就像骑着骏马奔驰在大草原上。那时车少，用这种姿态坐车太太难得了。阿阔自认为这是他长那么大的头一次满足。就像检阅大军一样，两排很整齐的绿树一闪一闪地过去，一座古城伸开双臂飞奔着迎他而来，东西塔，两个塔尖首先从地平线上刺了出来。啊——啊，阿阔大声地喊叫。到泉州，下了车，车就开走了。阿阔逛了一天街，兜里没钱，没吃饭，也不饿，也不累。可是往回走没有车，50

里地。他给自己鼓劲，没事，走。走了30里地，有点走不动了，可日头要落山了。他让日头等等他，让他再走10里地，剩那10里地他熟悉，他不怕。可是日头等不了，它太红太软了，日头下山是化掉的，它就浸到地里去了。阿阔想哭，但他没有哭，他不悔，他真的出了一回远门了。得得的马蹄声，阿阔闪一边想让车过去。车上人却问：是阿阔吗？阿阔认出是么伯，带着哭腔说：是我。么伯一把把他拽上车。么伯问：你去哪儿，这么晚？阿阔哭了起来，末后却破涕为笑：么伯，我出了一回远门了。么伯说：饿了吧？给了他一块烤红薯。阿阔狼吞虎咽，说：么伯，往后你出远门，带我，我可以帮你干活的。么伯问：今天去哪里了？阿阔说：去泉州。么伯又问：去泉州干什么？阿阔一时回答不上来，想了半天才说：我就想出远门。么伯还问：出远门干什么？阿阔不好意思说：看看。么伯甩了一个响鞭，还问：看到什么了？阿阔分明听出那一鞭是对自己的鼓励，就说：看到别的地方和咱这里不一样。好好，么伯又甩了一个响鞭。天本来开始黑了，这一鞭又给甩亮了，是鞭梢把月娘给带出来了。

那一天夜里，阿臭一边骂一边帮阿阔挑脚上的血泡。阿阔任他骂也就完了。阿阔突然叫了一声：疼。阿臭说：疼好。50里地走回来，阿臭也认定，阿阔这回有了一个教训了，往后也许不会再犯傻。哪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阿阔说：今天的月娘真美。叫阿臭哭笑不得。阿阔还和阿臭比脚。阿阔说：可能是你像妈，我像爸，你是平脚，看，我的脚弓那么深。人说啦，脚弓深的比较会走路。阿臭心里有点不平衡，白了他一眼说：磨脚皮的命是歹命。阿阔说：你是说在家日日好，出门朝朝难。阿臭说：知道就好。阿阔突然问阿臭：你睡觉做梦吗？

阿臭说：谁都会做梦。阿阔问：你梦见什么啦？阿臭说：做梦就做梦嘛，乱七八糟，全忘了。阿臭自己愣了一下，问：你问这干什么？阿阔说：就问问。

一看阿阔那镜框那地图，阿臭就有气。阿阔从北京回来，兴冲冲要给阿臭讲北京，却被阿臭关了半个月。为这，阿臭总觉得他这个当哥哥的称职。出门闹“文革”谁闹出好来了？阿臭关阿阔半个月，阿阔急了吗？没急，阿阔好脾气，他在房间里看了半个月书。阿阔没急，阿臭反过来给阿阔讲出门。阿臭说：一个人出门，也得看有没有出门的命。老爸倒是出远门了，他去了新加坡，还去过两次，又回来了，为什么？那边太热，他受不了，就回来了。新加坡太热，阿臭说得刻骨铭心。他还说得挺具体：舅舅有一套西服，穿了几十年，为什么？太热。不是重要场合，他从不穿西装。阿阔也就记住新加坡热，直到后来他去了新加坡，才知道新加坡的气候是得天独厚的，没有闽南冷，也没有闽南热，总保持在28~32度之间，最热也不过32度，还每天下一小时雨。那老爸为什么说新加坡热呢？阿阔后来想，老爸可能是恋家，热，是一个借口。阿阔因为出门，发现了已故老爸的一个秘密。这事他没有给阿臭说，说也没用。阿臭讲了老爸怕热不能在新加坡待下去后，就开始讲自己，他早些年不当农民去盐埕做工，做了一两年，也回来了。新加坡在天崖海角，盐埕离家才7里地。是政府让回来的，他理解成，人人都不当农民，8亿人吃什么？他认命。当然这是那年月的认识，可是，他不出门，就把自己的想法锁定了。阿阔后来看杂书，又发现一个秘密，发达国家，农业工人只占人口的2%~5%，还有肉吃。这事阿阔也没给阿臭说：不找骂。阿阔问阿臭：长这么大没出过远门？阿臭鼻子里哼一

声。阿臭和人去换花岭打草，100多斤，50里地，挑回来；挑货去厦门，100多斤，100里地，走一天。阿阔听了，心里发毛，哪光脚还不走烂了？那时闽南人都打赤脚。阿臭说，傻瓜呀，烂的是草鞋。就阿阔所知道的，阿臭出远门，都是苦难的历程。

衣食住行，阿臭家的行物化为木屐、草鞋、扁担、独轮车，它们丈量着阿臭出门的远近。阿臭会削木屐，嫂子大凤会编草鞋。阿臭到盐埕当工人时，让街边的补鞋匠给他做了一双皮凉鞋，这是阿臭十几年里的一件奢侈品，阿阔眼馋得要命。后来，阿阔出门多了说溜了嘴，说一双鞋有好几千的，阿臭就和他钱茬，有几千，我搁帽子里戴头上。其实他也不会顶在头上，他会锁家里。阿臭不相信天安门大红门是人人可以走到的地方，当然更不会知道他这个傻弟弟日后还会满天飞，只是自己认定要一辈子脚踏实地，他家是根本人家。

阿臭成人还没有成家。阿阔还没有成人的时候，父母亡故。阿臭二十大几，还没有说上亲，在那年头，算是大龄了。古人称十六岁为束发，这里的孩子虚岁十六，吃过一只大红公鸡后就算成年了。按说，没成家就还都是小孩，哥俩儿一块儿过。哥哥得拉扯弟弟，这一点阿臭做到了。那时生活紧，常常个把月见不到一颗油星。阿臭争取到盐埕工作，有天让人带话让阿阔去一下。阿阔去了，阿臭就把他带到伙房。两个碗扣在一起，是一大碗米饭，上边有一大块酱油水三层肉（五花肉），虽然就一次，阿阔一辈子都记着它。

这个地方有个特殊的节日，叫补冬，就是立冬的那一天，家家要宰鸡宰鸭，用土钵炖。他们家没有鸡也没有鸭，听人说，在立冬的那个时辰，喝凉水也会补，阿臭回回都在那个时

候把阿阔叫醒，两个一块去舀水缸水喝，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在阿阔的记忆里。

在伙房里，有个大姐在摘菜，她的一只脚上裹着纱布，纱布上有淌出来的血和红药水。阿臭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阿阔听不懂的话，那大姐脸就红了，可是大姐没有说话。那大姐也没有跟阿阔说一句话，她就用一种怜爱的目光看阿阔吃饭的那个馋相，看得阿阔有点不好意思。不知怎么，阿阔发现那大姐眼眶有一线隐隐约约的泪花。阿阔本来想跟她说话，这下反倒不好张口了。阿阔从他们两个人的眼神里认定这个人会是他的嫂子。

后来，阿阔知道，这位漂亮大姐的脚让碗片给拉了一个大口子，像小孩子的嘴，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对了，那时候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子，全打赤脚，只有晚上洗了脚才穿木屐。路又不好，就是路好也没有车，送医院就得有人背着她，当时让谁背她她都不干，她就答应让阿臭背。从盐埕到医院有两里地，阿臭背着她，一直跑到医院。这是后来阿臭自己讲的，阿阔认定他哥不是吹，他哥那年头称得上是一个帅哥。那时，阿阔也初谙男女之事，他知道，一个女孩子的胸脯贴在一个后生家的后背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两个奶子要在他的后背上颤两里地。家里又只有两个男孩，一块儿说话总是连荤带素的。阿阔问他哥，你下边那根是不是直了？阿臭不说话。阿阔就又说，你那根要是直着跑两里地可真够呛。阿臭还是不说话。阿阔一抬头，发现他哥用双手抱着头壳，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阿阔就问，怎么啦？阿臭一直就不回答。阿阔不问了，阿阔不问，阿臭却又自己说：这几天夜里我老是做梦。阿阔来了劲，你下边是不是跑马了？阿臭又不说话了。那天，哥俩就

睡下了。半夜，阿臭做恶梦，喊叫着坐了起来。阿阔也被吵醒了，问他哥：你怎么了？阿臭说：没什么，就做一个梦。阿阔不解，又问：什么梦，怎么把你吓着了？阿臭也不说话了，就找烟抽。那时穷，就撕一角报纸卷烟叶子抽。不知怎么，他又卷了一个递给阿阔。阿阔后来会抽烟，还是从这一天学会的。阿阔刚抽一口就使劲的咳嗽。也许是咳嗽声给阿臭壮了胆。阿臭就说话了：我又梦见她了。阿阔奇怪，梦见她怎么会惊醒了？阿臭不说话，阿阔睡得糊里糊涂也没多想，就说：你要是喜欢她，你就问她，她要同意就把她娶过来不就得了。你要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去。阿臭又不说话了，他使劲地抽烟，好像要用抽烟来代替回答。阿阔知道他的脾性，就不问了。阿阔不问，阿阔不问阿臭反倒说了：她家是地主。阿阔把烟屁股使劲掷在地上说：她家地主又不是她是地主，不是报上老说出身不能选择可自己的道路可以选择？阿臭出了口大气说：我这几天做梦老让枪声惊醒。阿阔好奇怪：胡说，哪有什么枪声？阿臭吭哧半天，最后才说：她老爸是被镇压的。两个人就不说话，两个人就抽烟。两个人半宿没睡。

天亮时，阿臭反倒问阿阔：你说怎么办？阿阔说：你要是真喜欢她你就娶她，你娶的是她又不是娶的地主。你要不怕有个地主出身的老婆，我也不怕有个地主出身的嫂子。阿臭想了想又说：可是……

后来，阿臭就娶了现在这个嫂子，满脸雀斑大屁股短腿。嫂子的名字叫大风。阿阔一开始不喜欢他嫂子，连名字也不喜欢。他还去找过一趟那位漂亮的大姐，他百思不得其解，就想讨个明白。一个那么好的大姐，就为她出身地主家成分，他哥就能忍心不要她，她还让他背过两里地了。那大姐见了阿阔，

哭了，但她不恨阿臭，她也不恨任何人，她只是一再地说没缘。阿阔不喜欢他嫂子，他是一个不会遮掩的人，脸上总是臭臭的。嫂子不知是不和他一般见识，还是以为他脸本来就这样，还总对他好。从嫂子过门以后，家里利落了，连阿阔的衣服也干净了，撕破了衣服也补缀好了。阿阔还发现，原来很难吃的番薯、番薯干也变得好吃了。嫂子那十个经常让水泡得像红萝卜似的手指头，好像会变魔术似的。她可以把番薯擦成泥，搁上一把花生再摊成饼。她甚至可以把番薯干磨成面，要吃的时候和好了，搁一把花生，用手一个一个攥成一个个的小老鼠果，只要搁一把面线做汤就很好吃。有时吃饭的时候阿阔没回来，嫂子也总是单盛一碗留给他吃。阿阔觉得这个嫂子好，是慢慢慢慢转过来的。

盖了新房，搬进来一块住，阿阔的地图镜框被挪到边上去了。每次嫂子擦桌子，看见那镜框上落了土，顺手也擦了一把，还端起来看看摇了摇头。阿阔为这张地图，遭到全村人的奚落。嫂子成了除他的老婆孩子外第一个直接面对那张图的人，阿阔一下子就被感动了。他对嫂子说：这是一张北京地图。嫂子又看了一眼，又摇头说：看不懂。阿阔就指给她看，这是天安门，这直直的一条是长安街，北京的街道横平竖直……他嫂子又笑又摇头。阿阔就说大话，赶明儿我要是发了财，我就请你们去看北京。说完自己也摇头：没有发财的命哟。嫂子说：你发财发财，好好，你发了财我一分不用你的也为你高兴。阿阔这时对他嫂子说：你是我的好嫂子，我会记住。他想起戏中的一句话：老嫂赛母。嫂子也知道这句话，她是从包公戏里看来的。

阿臭的两个儿子都跟他老爸一样，走路的样子都像，他们

都不看那张地图一眼。只有惠珍，有时远远地瞄一眼，也走开了。阿阔问惠珍：你也不喜欢我的地图？惠珍说：太旧，我往后自己会有一张新的。说着，噗一声笑了。阿臭家，只惠珍跟她叔有说有笑。阿阔一愣：噢，这女子，捏筷子，捏得高，日后远嫁呢。

阿臭从娶了老婆就想得给弟弟准备一笔钱，只要给弟弟讨了老婆，他们就分开过。他老是觉得阿阔脑子不够用。什么人什么命，谁也别拖累谁。人都说阿阔傻，人干一天活累得要死就回家歇着去了，他扛着锄头还拐到大队部去看报纸。人说了，你都当了农民了，再看还是农民。阿臭觉得连吃饭都得教他弟，比如，生产队聚餐，要不是阿臭教他，阿阔准吃不饱。阿臭说，第一碗不要盛得太满，还得快吃，吃完了去盛第二碗，这一碗要盛得满满的，压得实实的，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吃了。你要是第一碗盛得太满，吃完了，再去盛第二碗，那饭已经让人抢光了。阿臭要给阿阔找对象，谁也不肯嫁给阿阔，最要命的一条是，他家没有房子，再加上阿阔那么傻，哪年哪月才能混上能盖房呢？

阿臭感到没房子的苦，是从他讨老婆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他家两间破房子，挡不了风挡不了雨。阿臭结婚时住一间，另一间阿阔住，中间隔着一堵很薄的墙，就是像竹子似的茅草（土名叫秆）编的，上面抹一层泥。阿臭结婚那天，两个人做那个，床一动，嘎吱嘎吱响，阿臭就停住了。大凤问他怎么了。阿臭小声说：阿阔在隔壁，别把他教坏了。后来，两个人做那种事就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对劲是生活，不对劲也是生活，一晃就是多少年，晃出小虎小狗一大堆孩子。

阿阔家没有房子，阿阔就找不着老婆。有凹地就有水，有

水就有鱼。村子里出现了人贩子，人贩子把外乡的女人带过来，娶外乡女人让人看不起，可穷就得娶外乡女人。有的一千、有的一千二不等，娶的那天不用办，她就是你的老婆了，就可以和她睡，这成了当时贫穷乡村的一种约定俗成。阿臭帮阿阔，攒了几年，阿阔要了一个一千二的女人。为什么多要了二百，这个女人有几分姿色。为什么多给了二百，没能帮阿阔娶到本地老婆的阿臭要买一点点体面。

阿阔换上新衣服，给那女人也换一套新衣服，原先准备好的，不太合身，可那女孩喜欢，喜欢就好。红衣服，就讨个吉利。嫂子给他们煮荷包蛋吃，这就是结婚了。新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这就算成了。没有请客，买个外乡老婆，走到这一步，人也能体谅。那时，家家也都穷，这也把贺礼省了。这也和搬新房偷搬相似，一般都是偃旗息鼓，不事张罗。吃了饭没什么事就进洞房，先没上床，就站在屋地上，阿阔问女人：你知道你是干么来的吗？女人回答：知道。阿阔又问：你愿意吗？女人说：你不是给钱了吗？阿阔有点儿别扭，但毕竟是熬了那么多年了，就说：那你今天起就是我的女人，明白吧？女人说：明白。阿阔瞪眼看她，她又补充说：我听话，我是你的人，你得护着我。阿阔比别人多说了这么些话才说：你把衣服脱了。女人怯怯的，看了看他。阿阔背过身去自己扒光了挺着那一根就要去搂她，没搂着，一看，那女人衣服没脱，跪在地上。阿阔浑身滚烫，粗鲁地把她抱到床上，把手伸向她的裤头，女人用眼神求他，用手挡他。阿阔使了蛮劲，把她的裤带抻开了，把手伸了进去。阿阔本来就慌乱，女人不让，他的手又被拽了出来。阿阔发火了说：你干什么？女人小小声说：大哥，我还没有长好呢。阿阔一下子僵住了，僵硬地背过身去